

佛教美术全集 · 11

BUDDHIST ART OF CHINA

山东佛像艺术

刘凤君 著



文物出版社

佛教美术全集 · 11

佛教美术全集 · 11

山东佛像艺术

刘凤君 著



文物出版社



关于本书

近年来山东青州地区佛像文物的发掘，是一项令人心痛又惊奇的发现，这些大量出土的金铜佛像及石佛像，多数遭受严重的破坏，但在这些残缺不全的文物中，却隐藏着历史脉络，并可从中解读出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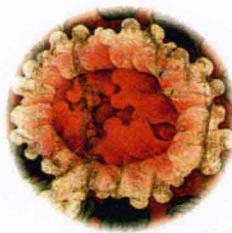
然而，青州地区佛像的意义却远甚于此，它独立地发展出一个新的地方佛像艺术类型——以个体石造像为主的“青州风格”，而其造像内容，也可端倪出青州地区的宗教信仰、经济状况及其历史意义。

本书作者刘凤君任教于山东大学，在美术考古学专业上有长期的投注及贡献。他实地考察出土的山东佛教造像，提供许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及图片，并研究分析出山东佛像地方艺术风格及发展，系统化地汇整出这第一本具有参考价值的《山东佛像艺术》。本书还将台湾地区所藏的青州佛像一并列入讨论，充分凸显出山东佛像艺术课题的完整性。

佛教美术全集 ◆ 11

山东佛像艺术

刘凤君 ◆ 著



文物出版社

【目录】

序	6
山东东汉佛像艺术	8
东汉佛像艺术的发现	8
东汉佛像艺术的特点	10
山东北朝佛像艺术	14
摩崖龛窟造像	14
鎏金铜造像	22
寺院遗址出土的石佛像	28
北朝佛像艺术的演变	44
青州地区出土的北朝晚期石佛像与“青州风格”	58
台湾所藏青州佛像	112



山东隋、唐佛像艺术	120
摩崖龛窟和石佛堂造像	120
寺院佛像	160
隋、唐佛像艺术的几个主要特点	170
山东宋、金、元佛像艺术	176
摩崖造像	176
寺院佛塔雕刻与个体金、石佛像	180
长清县灵岩寺辟支塔基座浮雕“阿育王传”	190
海内名塑——灵岩寺宋塑罗汉像的艺术风格	194
图版索引	202



【序】

我在山东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已有 20 多年时间，我虽然把主要精力放在建立美术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和教学上；但我认为山东大学位在济南，应尽客居齐鲁之便，与自己的研究教学相结合，对山东境内的古陶瓷和佛像艺术进行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近十几年山东境内，特别是青州地区出土大量的金铜和石雕佛像，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我多次应邀前往各地区、县市观看这些佛像，与各地同仁们进行分析探讨山东的佛像艺术。

在各地同仁调查研究基础上，1993 年第三期《考古学报》发表了我的习文<山东地区北朝佛教造像艺术>，这是一篇系统研究北朝时期山东地区佛像艺术的处女作。可惜是在 1996 年青州龙兴寺窖藏佛像发现之前，后来审视拙文，对东魏、北齐的论述显得很是欠缺。1996 年 10 月我应国家文物局邀请参加了青州龙兴寺窖藏佛像的鉴定会，在鉴定会上，我提出：“青州地区出土的北朝晚期石佛像，应划为一个新的地方佛像艺术类型——以个体石造像为主的‘青州风格’。”并应邀在《山东大学学报》1997 年第二期和 1998 年第三期，分别发表<青州地区北朝晚期石佛像被毁时间和原因初探>与<论青州地区北朝晚期石佛像艺术风格>两文。我也很有幸，在 1999 年 3 至 4 月和 1999 年 12 月至 2000 年 1 月两次应邀前往台湾各大院校及一些考古文物研究单位演讲美术考古学。在两次环岛演讲的日子里，多次观看到近几年出土远走台湾的青州地区出土的佛像。青州地区出土的北朝晚期石佛像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大课题，本书也重点描绘了它，还专文撰了<台湾所藏青州佛像>一节，以飨读者。

在台湾演讲的日子里，经台北艺术学院林保尧教授推荐，艺术家出版社发行人何政广特约我撰写《山东佛像艺术》一书。感谢他们的信任。我虽然对山东佛像艺术比较了解，但怎样在限定篇幅内写好第一部《山东佛像艺术》，即让读者系统了解山东境内的佛像艺术发展史，又要突出山东佛像艺术的特点和重点，这也是我撰写本书的目的所在。书中所引用的 70 多处佛像资料，分布在近 50 个地区、县市。其中绝大多数佛像我都亲自观察过，多数图版是我实地拍摄的，有些是第一次发表。本书之所以能够完成，实靠在山东境内各文博单位工作的学生和朋友们的帮助。我的太太苏玉玲女士经常同我一起参观各地博物馆，攀登各个山峰，帮我拍照记录，回家后又帮我整理资料。借此书出版的机会，谨向帮助过我的同仁朋友致真挚的谢意。



2000 年 11 月于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



青州市龙兴寺出土佛像
1996年发现 现藏青州市博物馆

【山东东汉佛像艺术】

【东汉佛像艺术的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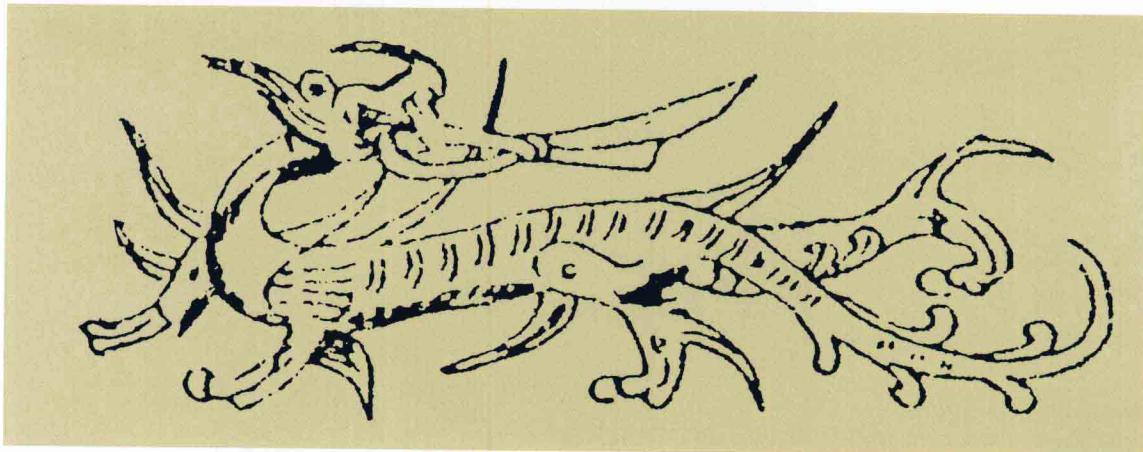
山东境内东汉时期的佛像造像艺术，均发现在鲁南地区东汉画像石墓的墓室中。主要有以下几处发现：

一、1953年发掘的沂南县东汉桓帝时期（147~167年）画像石墓，在墓室八角石柱顶端的南面和北面各刻一尊立像，两像均有头光，头上似有装饰，着圆领窄袖衣，腰束宽带，并附有下垂的流苏，穿裤，拱手于胸前。南面立像下有一羽翼坐像，穿交领宽袖衣，右手作施无畏印。以上三像，都是明显受到佛教影响的石刻画像。与南、北两面的画像相对应，东、西两面顶端分别刻东王公和西王母像。^①

二、滕州市东汉晚期画像石墓出土一件画像石上刻有两个六牙白象。象身皆有鞍具，上有骑坐。象前有一佩剑人骑辟邪。^②六牙白象“为佛教传说之物”，东汉末年竺大力与康孟祥译《修行本起经》卷上<现变品第一>载：“白象宝者，色白绀目，七肢平跱，力过百象。毛尾贯珠，既鲜且洁。口有六牙，牙七宝色。若王乘时，一日之中，周遍天下，朝往暮返，不劳不疲；若行渡水，水不动摇，足亦不濡，是故名为白象宝也。”

^① 曾昭燏、蒋宝庚、黎忠义：《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

^② 傅惜华：《汉代画像全集》初编，中法汉学研究所，北京，1950年。



沂南县东汉画像石墓中室
墓柱佛教图像和东王公、西王母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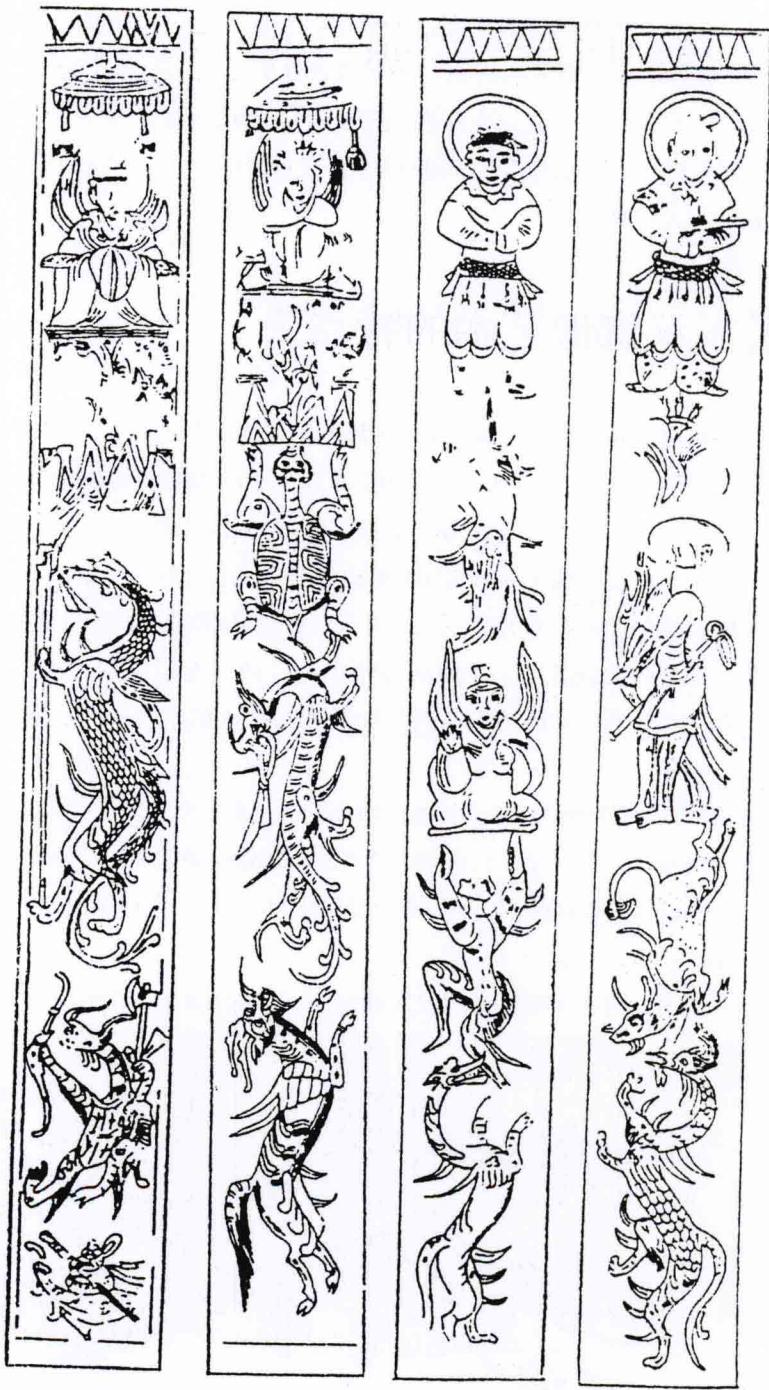
1. 石柱东面东王公像

2. 石柱西面西王母像

3. 石柱南面佛教图像

4. 石柱北面佛教图像（右图）

右图局部（左页图）



1

2

3

4

三、1990年邹城市郭里乡高李村发现一座东汉画像石墓，在前室后壁一块画像石的左上方，浮雕七人，皆光头无冠。原报告者分析：七个光头人物，“身着肥大衣袍（或者僧侶袈裟），双手视于胸前，盘腿而坐观看乐舞。参照滕州市房庄牛车载僧侶骑象图、邹城市黄路屯僧侶骑象图等资料，这七个光头人像有可能就是僧侶。”^①画像石中的光头僧侶像，是山东境内佛教图像的一大特色。

【东汉佛像艺术的特点】

东汉时期的佛教造像，除山东地区发现的以上几处外，另外在江苏省连云港市孔望山上的摩崖石刻、四川省彭山县和乐山市等地东汉墓室中亦均发现佛教雕刻图像。^②与连云港市和四川等地的东汉佛教图像联系在一起分析，山东境内的东汉佛教图像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值得注意。^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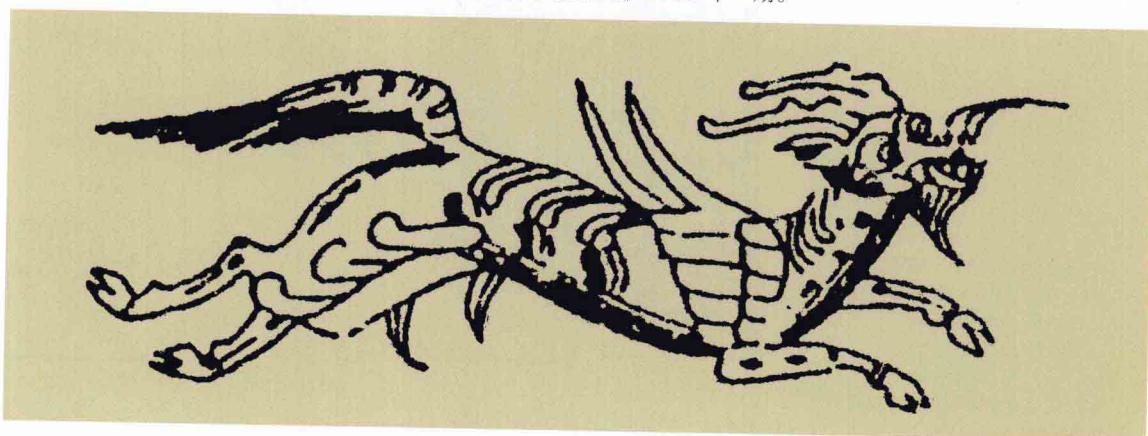
一、沂南画像石墓中的佛教图像与江苏连云港市孔望山和四川彭山、乐山等地的佛教图像一样，佛像的右手作施无畏印。《造像量度经续补·五威仪式》曰：“左手如前正定（即左手下伸）右手胸前或乳旁，手掌向外略扬之，谓之施无畏印。”《大日经》四曰：无畏印“能施与一切众生，安乐一切。”汉代谶纬之学盛行，人们崇拜神仙，迷信方术，相信它能驱邪压胜，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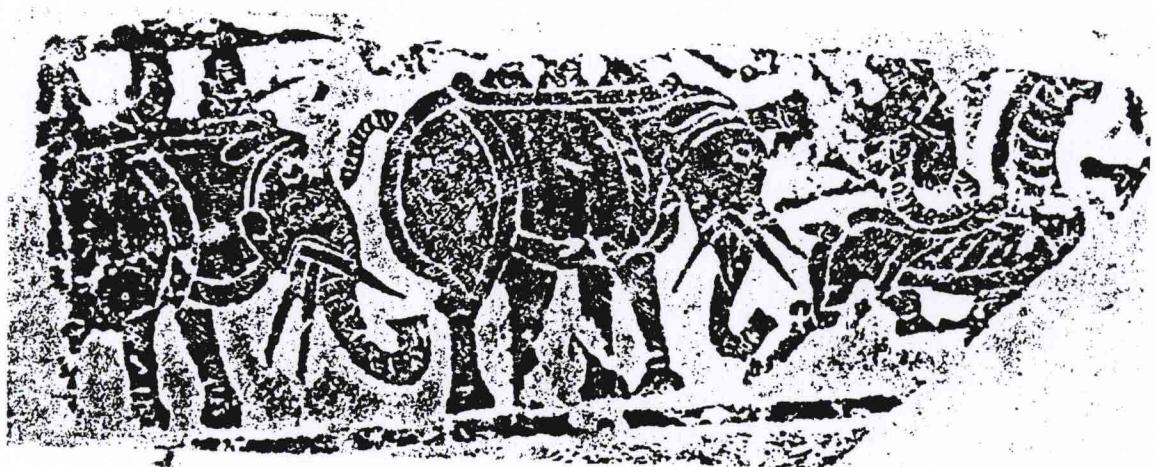
① 邹城市文物管理处：《山东邹城高李村汉画像石墓》，《文物》1994年六期。

② 参考连云港市博物馆：《连云港市孔望山摩崖造像调查报告》，《文物》1981年七期；

俞伟超：《东汉佛教图像考》，《文物》1980年五期；吴焯：《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文物》1992年十一期。

③ 刘凤君：《中国早期佛教雕塑艺术研究》，《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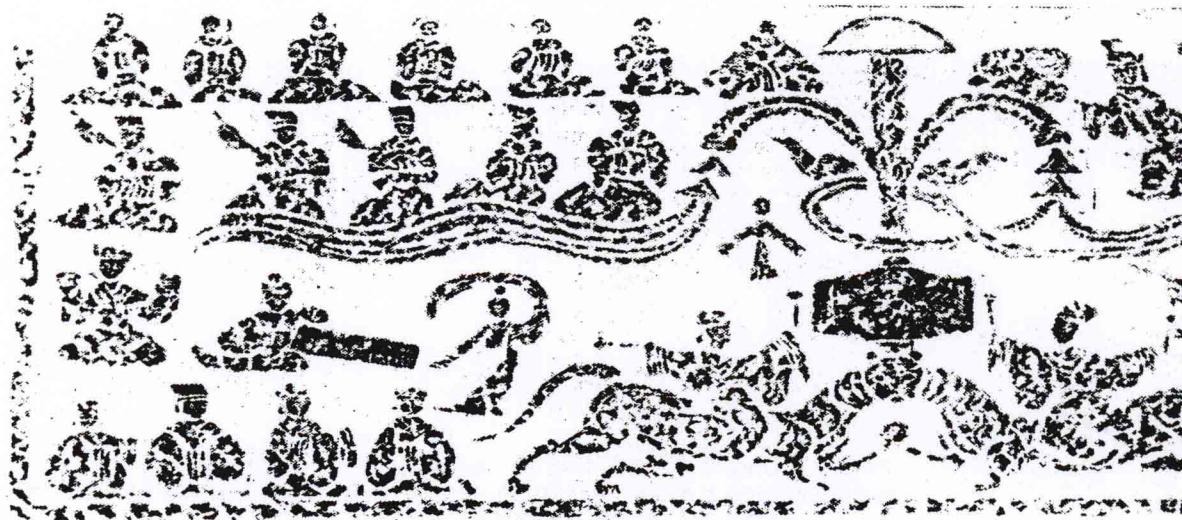


沂南县东汉画像石墓中室墓柱佛教图像（局部）（左页图）

邹城市高李村东汉画像石墓石刻佛教图像 1990年发现 现藏邹城市孟庙（局部）（上图）
滕州市东汉画像石墓六牙白象石刻（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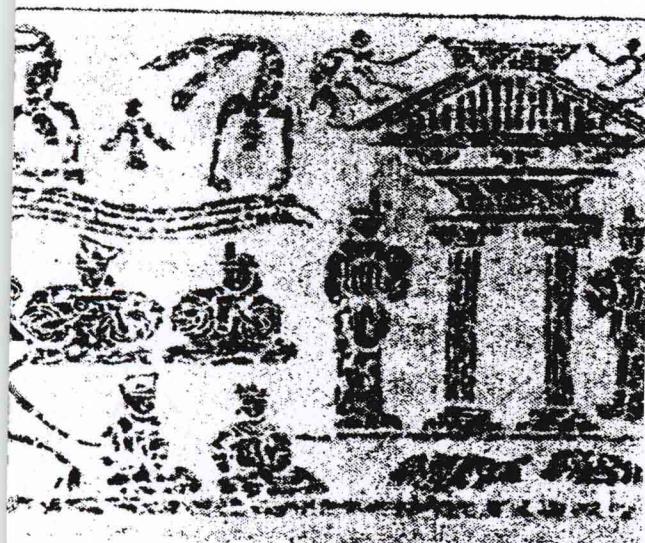
人吉祥平安。右手作施无畏印，可“求福祥”。所以佛的图像作施无畏印很容易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也就热衷于用艺术方式表现它。

二、沂南画像石墓墓室石柱上的佛像，借刻有头光和无畏印，刻有圆领衣可能是模仿佛的通肩衣而区别于当时流行的交领衣。有的两膀长翼，并和东王公、西王母雕刻在一起。这种现象与孔望山佛教图像类似。与其说它们是佛教图像，不如说是受佛教影响的神仙像。为什么这些图像和东王公、西王母、羽人等神仙结合得如此密切呢？可能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这个地区的艺术工匠在雕刻佛教图像时，还不可能见过印度佛像，更不可能有什么范本可以摹仿，只能根据佛经的记载或传说，在传统的人物造型上添加某些佛的特征就算是佛像了。二是东部沿海地区自古以来神奇传说滋生，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了具有苍莽窈冥大海般的蓬莱神话系统，战国晚期与西部高原地区神奇瑰丽的昆仑神话系统相融合，形成了这个地区汉代神仙思想的基本内容。传说中一些人物，如东王公、西王母等都成了神仙，人们崇信他们，敬仰他们，用艺术方式表现他们。佛教传入以后也是如此，在人们的心目中，佛教神仙方术“其威仪义理或有殊异，但论其性质，则视之与黄老固属一类也。”^①佛也只是一个“神”而已，和东王公、西王母没有什么差别。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襄楷所上之书益得证明。疏中曰：“又闻宫中黄老浮图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乘其道，岂获其祚哉！”疏中以清虚无为、好生省欲并提，并曰“此道”、“其道”，黄老浮图同属一种道术，亦已甚明。楚王英“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喜黄老，修浮图祠。”也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当时的一些高僧为传播佛教，对神仙方术也费心研究。汉末安清，译经最



多，为一代大师。《安般守意经序》曰：“有菩萨者安清字世高，……博学多识，贯综神模，七正盈缩，风气吉凶，山崩地动，针脉诸术，睹色知病，鸟兽鸣啼，无音不照。”宫中、楚王和沙门高僧是如此，在传统的画像石艺术中，佛和神仙相处，东王公、西王母和佛并驾，甚至佛也可以长翼“羽化登仙”，就不足为怪了。只因为这样，人们才会理解并容易接受外来的宗教，佛教才获得了不断发展的契机。“东汉佛教流行于东海”^②汉代佛像艺术多发现于属东海地区的鲁南苏北，因为这个地区的佛教和神仙方术结合得非常密切。

①② 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



邹城市高李村东汉画像石墓石刻佛教图像 1990年发现
现藏邹城市孟庙（左图）

【山东北朝佛像艺术】

十六国时期，山东佛教发展较快，应主要归功于竺僧法朗。《高僧传》载，前秦皇始元年（351年）僧朗入泰山，在西北金兴谷昆仑山中创建了今山东地区第一座寺院——朗公寺，其寺可能是在济南市郊区历城柳埠于开皇三年改名为神通寺遗址处或其周围。朗公寺“大起殿宇，连楼累阁”。一时僧众云集，名噪天下。当时各国君王，频与僧朗联系。前秦苻坚（351~384年）为“重其人而神其地”，赐方山名为昆仑山金舆谷。苻坚和后秦姚兴以及东晋孝武帝在致书聘问的同时，还各赠五色珠像、绢缕、金钵、金浮图和“供镀形象”的紫金。《高僧传》还载，南燕主慕容德（398~404年）下诏，赠送绢百匹，并假号东齐王，将奉高（今泰安）、山庄（今长张夏）二县的租税赐给他。在各国所赠送的礼物中，就有“北代、高丽、相、女、吴、昆仑等七国”所赠金铜佛像。据《历代三宝感通录》所记，各国所赠佛像，初唐时还保存在僧朗所建的寺院中，僧朗入居泰山，使山东佛教开始兴盛起来。今后注意发现和研究僧朗时期的佛教艺术以及早期的朗公寺，是山东佛教考古的重要课题之一。

【摩崖龛窟造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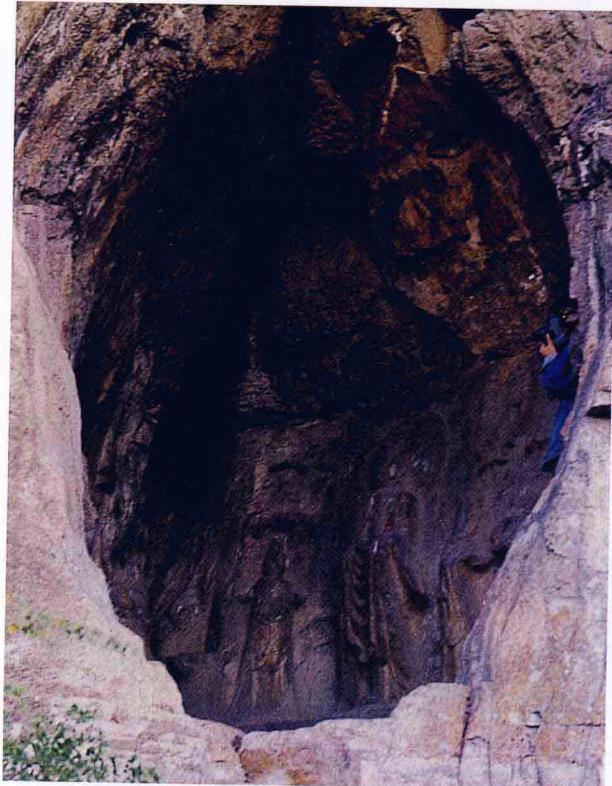
（1）济南黄石崖摩崖造像

黄石崖位在济南市南郊螺丝顶山主峰西侧，北与千佛山相邻。现存大窟1个，小龛28个，



济南黄石崖大洞窟西壁主佛头上部左侧化佛 佛像高19厘米（左图）
济南黄石崖大洞窟西壁一佛二菩萨造像 北魏晚期
佛像高155厘米 菩萨高120厘米（右页图）





济南黄石崖北魏孝昌三年（527年）造像
右一佛像高42厘米 右二佛像高35厘米（上图）
济南黄石崖大自然洞窟（左图）
济南黄石崖大洞窟西侧北魏造像 纪年题记有北魏正光四年（523年）、孝昌三年（527年）、东魏元象二年（539年）和兴和二年（540年）等（右页上图）
济南黄石崖北朝摩崖造像远景（箭头标示处）
(右页下图)